



# 大地上最美的风景

源塘书屋主人

我是在乡下长大的。家里老屋后面，有一株枝繁叶茂、直插云霄的古樟。在我的记忆里，大樟树就像一位慈祥而不失威严的老者，遮蔽了夏日的酷暑，冬天的雨雪，护佑着我的童年和成长。直至今日，无论经过大街小巷，还是走进田野山村，甚至远行异国他乡，偶遇的每一棵大树，都会吸引我的视线。我必须以注目礼的方式，向这些大地上美丽而庄严的风景，表达内心的温情和敬意。

爱树护林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和美德。“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种树类培佳子弟，拥书权拜小诸侯”。古人把植树的意义，上升到了与培育人才同等重要的高度。南宋著名政治家王十朋有一首《咏杉》诗：记得先人手自栽，森然千尺尽成材。翠丝结作思人树，他日儿孙岂忍摧。近千年后的今天，我们仍能从诗句中真切感受到作者的淳淳叮咛和拳拳之心。爱国将领冯玉祥一生戎马倥偬，每到一处，必亲率官兵广栽树木，被誉为“植树将军”，堪称“爱树如命”。冯玉祥驻守徐州时，赋诗一首告示全城军民：老冯驻徐州，大树绿油油。谁砍我的树，我砍谁的头！

株洲作为中华人始祖炎帝神农氏的安寝之地，其土壤和气候条件适宜亚热带各类林木生长，森林和植物资源丰富。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率领红军战士，借助炎陵、茶陵茫茫林海的掩护，与敌人浴血战斗。新中国成立后，株洲人民响应党的号召，掀起了一轮轮植树造林热潮。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株洲县人工造林的经验在全省推广，并得到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关注和肯定。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曾专程到株洲视察林业工作，陪同视察的国务院知青办主任于钦欣然命笔：祖国绿化哪最优？劝君南下去株洲。

改革开放之后，株洲林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全市上下贯彻落实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先后获得保持了国家森林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优秀旅游城市、绿水青山典范城市和全国文明城市等一系列荣誉称号。全市森林覆盖率达62.1%，其中炎陵县更是以83.55%的森林覆盖率，居湖南全省各县市区之首。今天的株洲，处处绿水青山，满目苍翠欲滴，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给株洲大地带来了崭新的春天。

古树名木是森林中的长者，大自然的寿星，具有重要的生态和科研价值。古树名木又是岁月风霜的亲历者，历史风云的见证者，堪称有生命的文物，蕴含着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同时，古树名木还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对故土的眷恋和乡愁，对往昔的回忆和怀念。面对每一株古树名木，我们不但要保持一份谦卑和敬畏，更要承担一份责任和义务。如果说，一个村寨没有古树是缺陷，一座城市没有名木是遗憾，那么，有了古树名木而不去珍惜和保护，不仅是无知和愚昧，简直是耻辱和罪恶。

继去年株洲市住建局编写的《株洲历史文化建筑》出版发行之后，由株洲市林业局编写的《株洲古树名木》一书也即将付梓面世。该书基本摸清了株洲现存古树名木的家底，展示了株洲古树名木保护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果。我既感到高兴，又充满期待。我相信，该书在增强广大干部群众爱树护树的意识和自觉性、推动形成爱树护树的良好氛围和社会风气等方面，必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古树名木也必将永远成为株洲大地上一道最美的风景。



## 观点

### 一缕书香伴平生

廖华玲

我们生活在一个美好的时代，但芸芸众生的世界注定是平凡的。虽平凡，但不平淡、平庸，书让我们心有灵犀。一路走来，有书为伴的日子很惬意。

记得上小学时，我特别怕写作文。于是，父亲买了许多书回来，然后给了我一个笔记本，要求我把读过的且认为是好词、好句、好段落的抄下来，他几乎每天都会检查笔记本有没有新的内容。待我读中学后，父亲再也没有过问这件事了，但我的笔记本却写完一本又一本，因为每日读书、摘抄、写笔记已成为一种习惯，一种学习方法。直到现在，每每读书时，总是手拿一支笔，必要时好在书中写点文字，不如如此这般，好像就不能把书读下去似的。我固执地认为：左手书，右手笔，书过要留痕，读过要留迹。读书的姿态，各有偏爱，不过，把读书当成生活中很平常很自然的一件事儿，真的是再好不过了。

迈入大学的校门，当我看到图书

馆里那一排排整齐的书架时，情不自禁地说出了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话：“如果这个世上真的有天堂，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我希望把自己当成一块晒干的海绵，泡在书的海洋里，疯狂地汲取知识的养分，搭建进步的阶梯。不同的书，阅读的过程却是大相径庭，有的书是初读一遍，不会再读；有的书需要再三回味，反复研读；有的书一目十行，读罢仍意犹未尽……书香，此生唯你相伴，心中拥有笃定的信念，那是一片宽阔无垠的精彩世界。

成家后，在单位，忙工作；回到家，忙家务，一天到晚，忙忙碌碌。单位工会为了疏解员工的寂寞、忧伤、苦闷等不良情绪，办了个“读书会”，认为不应该让生活的繁杂和琐碎剥夺了我们享受读书的美好。闲暇时，“读书会”的书友们聚在一起，朗读书籍，交流读书心得。我发现自己以前太注重与专业理论有关的“高端阅读”了，而一些名著、经典却读

得太少了，于是“阅读焦虑症”出现了，害怕和书友们没有了聊天的共同话题。马上随波逐流，跟风去读《百年孤独》《挪威森林》等书籍，可能因为自己那时处世不深，阅历浅，这些书读起来总觉得晦涩难懂，当阅读不再再有愉悦感，读书就变成一种负担。后来，我改看史铁生的散文，刘墉的小品文，顿感一股清泉滋润了心田，轻松自在多了。其实，书，只有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在书中遇见最好的自己，那是享清福。

多年来，平凡是生活的底色，然而淡淡的书香滋养着我，对生活的意义也有着更高的追求，不至于让生命在喧嚣中耗尽，这样的平凡就是我要的生活。沉醉于书香中，我寻得一份静谧，一份淡定，一份自然，守护着心灵的家园。在浮生半日的悠游中，或繁华落尽的静夜中，或寂寞难耐的孤独时，泡一杯清茶，读一卷好书，书香悠长，心清若水，心静如莲。

## 信息窗

### 武广片区有了“家门口的图书馆”

11月13日，株洲市图书馆、湖南工大图书馆、天元区南塘社区联建早禾教育武广分馆。

早禾教育武广分馆目前已经陆续投放图书上万册。湖南工业大学图书馆是目前湖南省属高校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图书馆，此次和株洲市图书馆强强联手，首次合作建设早禾教育分馆，开创了国内高校和地方图书馆服务社会的先河。

早禾教育分馆当日还举行了株洲市2020年度部分新书分享会。著名作家聂鑫森分享了创作《驱贫赋》《金络渡》《春风三柳》的情况，并重点谈到了创作不仅要深入生活一线，更要有家国情怀、弘扬正能量；陈科华教授谈了《知其不可而为之者——我读〈论语〉》的创作过程，以及当下阅读《论语》的时代意义；陈文灏则通过《散文十二家》，谈了自己对散文的感受；收藏家刘涛介绍了《涛藏琢收之积翠楼》的创作过程和社会反响。陈善君、刘长华等学者从学术的角度分别作了点评。早禾教育创始合伙人张春博士希望，每年定期开展株洲年度新书分享会，把该分馆打造成为二中片区的一个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刘美洪 甘成）

### 大京学校设立“市作家协会爱心书柜”

书香润泽童年，留守不再孤单。大京学校创立于1970年，坐落在芦淞区大京风景区管委会竹林村，是一所九年制义务教育农村学校。随着大京地区越来越多的青壮年进城务工，随之产生了一个特殊的未成年人群体——农村留守儿童。

留守的少年儿童正处于成长的关键时期，他们无法享受到父母在思想认识及价值观念上的引导和帮助，成

长中缺少了父母情感上的关注和呵护，良好的家庭文化氛围和读书环境的缺失，让留守儿童阅读很远。

习近平总书记说，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做梦的机会，享受梦想绽放的机会。为了不让这群长期缺乏父母照顾的孩子们的梦想被忽略，日前，市文联、市作家协会向全市全体文学工作者及工作者发出倡议：携起手来，共建大京学校“市作家协会爱心书柜”。“用

爱心凝结一份情，赠送一本书，成就一个梦。”

为了让孩子们感受到作家、文字工作者的用心，以及帮助一些热爱阅读和写作的孩子。活动希望每位捐书者在所赠书籍扉页上写下推荐语，或者祝福语，并留下联系方式。目前，捐书活动已收到众多作家和文字工作者的捐赠，有意参与者可致电：28687502。（朱洁）



## 荐读

### 青少年如何读懂美与文学？

——评《谈美·谈文学》

延嵩

经典作品要在青少年中广泛流传，并将其中的精髓渗透到他们的骨子里。一本编排科学合理的读本，能起到很大的引领作用。《谈美·谈文学》一书将朱光潜先生在美学和文学方面的相关论述合二为一，用赏心悦目的编排体例呈现给青少年朋友，是一本难得的好书。

一部经典读本要保留经典的原滋原味。当前，图书市场上有一些由经典作品改编的读物，为了吸引孩子眼球，把经典内容戏说化，倒是达到了销量预期，实现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可除了博得一乐外，青少年从中获取的养分精华却十分有限。于是，有人不禁感叹，自家孩子的书没少看，可欣赏水平和写作能力就是不见提高，就连老师有时布置的一篇作文都还得去网上百度，书都看哪去了？经典被演绎得太离谱，小读者在看热闹中将真正的“钙质”流失，怎能达到浸润经典，从而提高自身修养的效果呢？《谈美·谈文学》一书没有卡通读物那般花哨的包装，没有东拼西凑的标新立异，而是将朱光潜的两部著作合为一体，虽然对其中与当前语法规则不一致的一些地方进行了调整，但基本保留了原著的风貌，使原著的所有精华得以保留。

原滋原味的经典读本要能吸引读者。被学界誉为“美学老人”和“一代学长”的朱光潜先生，一生著译700余万言，以优美的散文语调讲解深刻的人生道理，深受青少年朋友的欢迎，他是中国美学史上的一座横跨古今、沟通中外的“桥梁”。然需要注意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国学大师，诸如冯友兰、沈从文、巴金、胡适等，他们作品的时代烙印明显。尽管他们倡导并努力践行白话文写作，但与当前的文字规范还有诸多不一致的地方。这其中精华部分应当保留和传承，还有的地方应改为当前通行写法，避免混淆视听，这样才更贴近时代特色。比如朱光潜文章中用到的“想像”，收录该书后就改为“想象”，这既与时代相契合，又减少了青少年的距离感。在该书形式的编排上，将文章中出现的重要人物和经典句子进行标注，便于理解和掌握；字距和行距都尽量疏朗，专色印刷，页边充足的留白等不仅提高了视觉美感的细节，也拉近了读者与书本的距离，也潜移默化地提高了读者自身的素养。

对美与文学的理解将照亮青少年的未来之路。朱光潜先生是中国现代美学奠基人，《谈美》和《谈文学》是体现其文化修养的集大成之作，可作为青少年的启蒙读物。从这些篇章中，能看到一代大师的核心审美观和文学观。在《谈美·谈文学》一书中，作者以平等交流的姿态，与读者一同探讨文艺话题。读者在阅读每一篇文章的过程中，都感觉如同是一位博学的教授在面前倾囊授业，在阅读中博闻强识，受益匪浅。

朱先生说，美之中要有人情也要有物理，二者缺一不可不能见出美。这是他在充分研究比照西方美学和中国传统美学、旧的唯心主义美学和马克思主义美学、“五四”以来中国现代美学和当代美学相互联系的基础上，得出的重要结论。诸如这样的真知灼见，在这本书中比比皆是。书中的每一个观点都是经过他全面推演归纳、广泛联系比较后得出的缜密结论，其鲜明的观点，流畅的文笔，严谨的学术作风，不得不令人深深信服。朱先生在谈文学这部分，从宏观到微观，从辞章结构到具体写法，都是他写作过程中的切实感受。本书对初学写作者而言，无疑是一把打开文学之门的“金钥匙”。朱先生强调，研究文学只阅读绝对不够，必须练习写作。他告诉读者如何运思成文，怎样选择与安排材料，如何在咬文嚼字中培养写作的严谨态度，也是如何写作的“导引图”。

诚如季羡林先生所说：“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一个在学术上诚实的人，他不哗众取宠，他不用连自己都不懂的玩意儿去欺骗、吓唬年轻的中国学生。”这正是朱光潜先生的真实写照。在皓首穷经中去揣摩钻研，在苦心造诣中得出真知灼见，这就是大家之风范。就让我们怀着虔诚之心跟随着作者的文字，领略一代大家的风采。

## 作家传真

### 那些散文的枝叶

李巧文

11月14日上午，我们聆听了《散文选刊》主编葛一敏老师漫谈散文。葛老师将她的思想与观点，撒落在近两个小时的讲述中，从她的轻声细语里，我感受到了散文的枝叶在风中飘舞。

在各类文体内，我对散文尤其偏爱，不止是因为散文容易纳入情感收支的背囊，更因为散文对我这样一个时间只能碎片化处理的小“忙”人来说，不多不少，不长不短，一两个小时便可写成一篇文章，既不要像诗歌那么字斟句酌，也不要像小说那样长远构思，其情节结构均需要时间来几度打量。因此，即使在两年前的毛院

散七班曾听过葛一敏老师讲散文，这次还是欣然调课前往，希望能从葛老师的话语里窥探一斑。

散文如何写，历来众说纷纭。毋庸赘言，有些散文可以超越时代而单独存在，如苏轼的《赤壁赋》、周敦颐的《爱莲说》、欧阳修的《秋声赋》等等，在时间的淬炼中逐渐成为经典。但有些散文却嵌满时代的血肉，与时代寸步不离。现实主义题材的写作，是时代的需要，尤其是当代这样一个特殊的大变革时代。散文不再囿于大众化的景物和体验，即便体验有个性的区别，那也只能是散文的一小部分，不是全部。

### 散文离不开它赖以生存的时代

葛一敏明确说，散文离不开它赖以生存的时代。改革带来了文本的多样性，文学的结构变化以及文学与政治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作家直接跨上时代的方舟，成了签约作家。他们的作品有一个共同的关键词：现场感。尤其是以决胜小康和决胜脱贫攻坚的“双决”题材写就的散文。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快，能写的题材也越来越多，新鲜经验的写作，作家们难以闭门造车，必须深入生活的内部，去拥抱生活，感知时代的悄然巨变。特别是那些重要的时间节点，如一带一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易地扶贫安置等等，要展示其成就，离不开文学。文学是看得摸得着的，散文亦是如此，沈从文的《湘行散记》和沈从文的《浮生六记》，风格迥异，我们就决不可能把他们的文章弄混淆。但在形成风格之前，可能会走很长一段弯路，长时间找不到自己的出路，像走夜路的人迷失了方向。

学的出发点。散文不能写成材料的堆砌，只说他如何如何，没有自我内心的触动，没有互动，就不能打动人心。堆砌出来的文字，一万字等于一千字，看了开头就明了结尾，与人雷同，自然提不起阅读的兴趣。

一个作家除了抓住时代，还须有个性，要形成自己的风格，要找到自己独特的脚步与角色。葛一敏说，不要用一种风格去否定另一种风格。其实，每个成熟的作家都会在这个问题上不含糊，谁都知道要风格，但风格在哪里呢？说起来，风格藏在自己的生活与经历中，藏在自己的思想与个性里。诗歌中，李白浪漫、杜甫沉郁、苏轼豁达、秦观婉约、李清照清丽……散文亦是如此，沈从文的《湘行散记》和沈从文的《浮生六记》，风格迥异，我们就决不可能把他们的文章弄混淆。但在形成风格之前，可能会走很长一段弯路，长时间找不到自己的出路，像走夜路的人迷失了方向。

最好的写作，就是要靠上前去，发现与他人不一样的东西，才能写出属于你一个人的与众不同的作品。葛一敏强调，现实主义是文

### 散文，能不能虚构？

散文以现实为题材，却有一个不能避开的问题——虚构。散文能不能虚构？虚构的度如何把握？在这个问题上，我想起了我的一个作家朋友，他是专写散文的，他的散文拿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现实与虚构的结合。在毛院散文班，周晓枫讲她的散文观“法无定法”时说：虚构，目的是更靠近真实。我想，任何文体的虚构，都需要作家的想象力，没有想象力的作品，容易生搬硬套，滑入套板，就没有灵动与飞扬。葛一敏也提出，散文要放开来写，“放胆文章拼命写”，要给文字插上想象的翅膀，要有未来性。

归纳葛一敏老师的话，不外乎两点：写实与虚构。这

两者看似矛盾，其实可以相辅相成。再高远的想象也离不开现实的土壤。现实主义题材要求写实，但散文又离不开想象，想象离不开虚构。在众多写作方法中，作家最喜欢用的恐怕也是虚实结合。至于葛老师谈到编刊中的一些问题，我想大家也都知道了，这里不再赘述。

写作不易，写好更难。散文要写好，得模拟一种疼痛，一种压迫感，并把这种感觉贯穿到写作当中。季羡林曾说，古代散文无不“意匠惨淡经营中”，精雕细琢，煞费苦心。葛一敏老师也说，好文字得有力气，有重量。

想到这些，我感觉散文写好的压力又大了，但一抬头，那些散文的枝叶，又依稀可见。

## 作家简介

葛一敏：《散文选刊》·选刊版）主编，中国作家协会散文创作委员会委员，鲁迅文学奖评委。主编《最散文》《年度精短散文选》《建国六十周年历史散文选》《新世纪散文选：一本杂志

与一个时代的表情》《年度华文最佳散文奖获奖作品选》等。

李巧文：茶陵一中高中语文老师，湖南省作协会员，茶陵县作协副主席，毛泽东文学院散文七班学员。



朱洁摄